

山巔處方箋： 歐陸銀髮藝療曲



鍾婕安_成果報告書

— 探尋歐洲高齡藝術節與高齡介入機構的全景式探索

目錄

— 上半部 —

- 計畫緣起
- 國內外領域現況對照
- 養老院裡的多元藝術實驗場
- 藝術家駐點養老院的模式
- 高齡藝術節

計畫緣起

我返鄉的起點，是村落山巔上的那些人。

小時候，奶奶所在的村落是一個小山巔，總能看見流浪漢的身影——有些住在炭窯裡，有些棲身路邊，靠著水溝蹲坐。他們的生活與泥土、雨水為伴。起初，奶奶只是給他們飯菜、讓他們避風遮雨，漸漸地，她讓他們住進家裡，照顧日常起居。後來，那裡成了一間小型老人養護中心。

我從關渡的「妖山」折返回來時，彷彿走進另一座「妖山」——時間在這裡緩慢而沉重，呼吸被管線牽引，肢體像被鎖在無形的枷鎖中；有些眼神漂泊在看不見的霧裡，有些記憶像風一樣被吹散。

這些相遇，如一面不肯移開的鏡子，映照著心中滿滿的困惑。我決定帶著這面鏡子，走向遠方，去尋找可能的答案——答案或許永遠不存在，但或許，我能帶回一張，專屬於這座山巔的處方簽。



台灣藝術介入高齡的資源分布與限制

主要資源集中在亞健康與社區端

許多政府補助（如樂齡學習中心、銀髮俱樂部、社區關懷據點、高齡友善社區計畫），都是針對活躍老人，也就是生活能自理、認知功能尚佳的人。因為活躍老人能即時給予回饋，參與度高、成效容易被量化與看見（拍照、成果展、活動人次），符合計畫考核需求。

養護型機構端的困境

多數機構住民為多重障礙且重度失能者，需要高度個別化照顧，即便藝術介入有助於情緒穩定、認知刺激，但難有「可見」的立即成效。因為長輩反應往往微小（如手指輕微抖動、眼神停留、呼吸節奏變化），評鑑者可能難以察覺價值。機構社工人力有限，且行政與評鑑壓力大，導致創新藝術活動常被擠壓到「有空再做」的次要順序。藝術工作者若要進入機構，需要額外適應高齡醫療照護環境，不只是帶活動，更要考慮失能失智長輩的安全、耐受度與個別化需求。這使得藝術介入在機構端的推展更具挑戰，也凸顯資源與制度支持的不足。



歐洲端的資源配置與實踐模式

養護機構也是主要服務對象

歐洲許多國家的藝術介入涵蓋養護機構住民，呈現出另一種制度設計與實踐模式。例如英國威爾斯的cARTrefu、英國 Creative Paths “Art at the Bedside” 荷蘭的MiMakkus、挪威的Den kulturelle spaserstokken。

跨專業合作機制

藝術家、活動統籌員共同設計活動，並進行後續紀錄與分析，不是孤立的一次性活動。

政策與資金支持

在部分國家，政府或公共資金提供專案型補助，鼓勵機構與藝術團隊合作。這些支持多以計畫為主，制度化與普及程度則因國家而異。

在歐洲國家，許多養護中心內會標配一個“Activity Coordinator”（活動統籌員），此職位不是「偶爾辦活動」的兼職角色，而是日常照護的一部分，地位和護理員、社工同等重要。



各式道具應用於養護機構活動，提供感官刺激與互動體驗

整體而言，歐洲的藝術介入在養護機構端展現出不同於台灣的模式，在服務對象上涵蓋臥床與失能長者，也在參與方式、評估方法與政策定位上呈現差異。多元化的實踐經驗，顯示藝術在長照環境中可以具備更廣泛的角色與意義。


台灣與歐洲養護機構端藝術介入對照表

面向		台灣	歐洲
藝術介入主要服務對象		偏重健康長者	涵蓋失能長者，包括養護機構住民
養護機構端	專職人員	常由社工、護理員兼任	設有專職 Activity Coordinator
	活動頻率	節慶性、一次性活動；無連續性	每日固定安排藝術介入活動
	制度與預算支持	藝術活動多屬附加性服務，預算人力有限	部分國家之藝術介入被視為照護核心，列入機構年度計畫與預算
	外部合作	多為短期或單次與藝術家、志工合作	與在地藝術家、藝術團體合作，形成長期夥伴關係與駐點計畫

本對照表聚焦於2025年台灣與歐洲在養護機構藝術介入的觀察，呈現出兩者在服務對象、專職人員、活動頻率、制度支持與外部合作上的差異。台灣目前以健康長者為主要對象，活動多屬附加服務，並仰賴社工或護理人員兼任推動。歐洲部分國家則將養護機構內的長者納入藝術介入服務，並設置專職人員，活動頻率相對較高，部分計畫亦獲得制度化支持。這些差異反映出台灣與歐洲在藝術介入高齡照護上的不同發展脈絡。未來，隨著台灣社會對高齡照護的重視持續提升，藝術介入也有機會逐步發展出兼具在地特色與實踐深度的模式。期待本對照表能成為進一步討論與創新的起點，促進養護機構端更多元的可能性。



我在台灣的經驗來自中小型、資源有限的老人養護機構，因此更關注『普通等級場域』中的藝術可能性，在限制條件下的日常創意，而非高端 showcase。在台灣，失能長者常在養護機構被忽略，那麼在其他國家會怎麼做？這次隨著問題意識前行，這些國家剛好有一些計畫，觸及到「機構端、失能端」的藝術介入，因此走訪荷蘭、愛爾蘭與英國（倫敦與威爾士）等地，深入養老院、失智俱樂部與高齡藝術節，甚至隨意漫步的第一現場。透過橫跨 27 個城市鄉鎮的田野觀察，邀請大家以沉浸式視角，一同追問藝術、生活與創造之間那道模糊的界線，展開一場全景式探索。



養老院裡的多元藝術實驗場

Blijvend in Beweging (Staying in Motion)

荷蘭舞蹈節Holland Dance Festival的一項重要倡議——舞蹈走進養護中心

參與方式：
舞蹈老師 Jay 帶領
音樂家 Rob 即興伴奏

課程流程
13:30 - 14:00 歡迎聊天
14:00 - 15:00 舞蹈課程



Photos courtesy of Holland Dance Festival

服務對象：養護中心居民 地點：Florence Houthaghe

課程設計溫和且可調整，重視「參與與感受」而非技巧。



混亂背後，舞蹈真正的價值

這是個不到20人的小班級。午後空氣帶著靜靜的倦意，參與者三三兩兩地進出，課室秩序隨著每個人的情緒而起伏。

奶奶A一出場便吸引了全場目光。她氣勢驚人，滔滔不絕，把自己當成主持人。她的聲音在空間裡迴盪，甚至蓋過了音樂與老師。坐在她身邊的是位安靜的奶奶B。她因受不了奶奶A而低著頭，用力摀住耳朵，擺出嫌棄的苦瓜臉。有趣的是，兩人每個表情、動作之後，都會偷偷瞄向老師，像在等待某種「裁判」的判決。

在她們身旁，幾位男爺爺成了觀眾與小弟。奶奶A一開口，他們便順口附和幾句，像在表示支持；但眼神裡，又閃爍著對其他女性的好奇。那種曖昧搖擺的氛圍，很像校園裡的青春，彼此觀望，卻遲遲不確定該站哪邊。坐在一旁的奶奶C，在爭執愈演愈烈時，冷冷地起身，丟下一句：「我要回去開會了。」隨即轉身離場。後來才知道，她曾是職場女強人，在失智後，唯一掛念的就是「要去開會」。

教室另一側，有位長者自課堂開始便在昏睡，身體東倒西歪，頭一點一點，隨時感覺會滑落。老師並沒有喚醒與糾正他們，而是持續帶領音樂與動作，深信某個時刻，他們會被觸動。

果然，在活動接近尾聲時，那位沉睡的長者慢慢睜開眼睛，手指微微動了起來。那一瞬間，不需言語，整個空間的節奏彷彿都在等著他回來。



簡易場佈，將機構餐廳調整成適合舞蹈活動的場域



Florence Houthaghe 是荷蘭海牙（Den Haag）區的一個長期照護／護理之家（nursing-home / woonzorgcentrum），隸屬於 Florence 照顧集團（Florence Zorggroep）

舞蹈作為一種存在方式

從旁觀察Blijvend in Beweging 在養護中心裡的行進，最初的印象是混亂：不到20人的小班，有人睡著、有人爭吵、有人發呆，整個氛圍鬧哄哄，沒有人真正在乎老師，秩序也不存在。

然而，這些破碎面貌，對失智或高齡者而言，他們的身體與情緒節奏早已不再遵循社會對守秩序的期待，而是回到最直接的本能：用爭吵來爭取存在感、以沉默抵抗環境干擾。這些細節提醒著：他們都在場，以自己的方式回應。

再次思考「參與」的定義。參與是一種允許多種存在形式的狀態——不論是吵鬧、沉默、睡眠，或是最後甦醒，都是真實的表達，都是「在場」的證明。

在舞蹈的場域裡，即使是冷漠的凝視，也是一種身體語言，是對場域真實的表達。舞蹈的價值，在於創造一個容器，讓多樣狀態並存、被看見。在高齡照護的日常中，這樣的狀態常常被誤解為「不配合」或「異常」，然而它們其實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正如「漸進式參與」的力量——即使只是一個手指的舞動，也意味著音樂與舞蹈觸及了潛意識，讓沉睡的生命再度回應世界。

Holland Dance Festival__國際舞蹈藝術機構（總部於海牙）



Photos courtesy of Holland Dance Festival

使命：推廣舞蹈作為一種包容性與改變力的藝術

特別的日子：老年人國慶日 (Nationale Ouderendag)



荷蘭自 2010 年起設立老年人國慶日，固定於每年十月的首個星期五舉辦。這天，各地乃至養護機構皆會舉辦慶祝，其中願望卡的設計，長者得以具體書寫自身渴望，由組織協力實現。此設計的儀式性社會認同功能，打破了長者作為照護體系受惠者的單一角色，讓其在國家層級的公開場合被視為主體，也能在公共空間中表達自我。進一步揭示了生活品質的核心議題。許多長者的願望並非奢華或壯闊，而是對日常小事的追尋。並非被動接受照護，而是生命經驗的持續實踐者。

Ouderendag 是象徵性與參與性的再定位。同時，志工在實現願望的過程中，不僅提供一次性陪伴，更延伸為持續的互動網絡。長者由此突破孤立，而參與的年輕世代則重新思考老化的意義，這是雙向的學習與關係重建。2024 年主題「Keep Dancing!」舞蹈在此不僅是肢體運動，更象徵生命流動的延續多樣性。即使身體受限，每個人仍保有獨特的動作與表達方式——這挑戰了社會對老化的「靜止」想像。Ouderendag 的意義超越了單日慶典，反映了荷蘭在高齡政策上的一種文化策略：透過藝術、社區與公共儀式，賦予老化群體以聲音、以身體、以存在感。

K2Alpacas__養護中心裡的暖毛小隊

由 Joe phelan 建立，
源於對自然與療癒的熱情，
位於愛爾蘭著名的 County Wicklow，
農場內設有 7 間自助式住宿小屋，
定期探訪養老院、學校、醫療機構，
提供多元體驗項目。

這次參訪特別要感謝 Joe 的熱情安排。
當得知我想親身體驗羊駝陪伴養護中心居民的日常時，
他毫不猶豫地安排陪伴他和羊駝一同前往養老院探訪。

13

Photos courtesy of K2Alpacas

出門時，羊駝會配戴 halter（頭套繩具），方便控制方向與安全牽引。



halter



進入羊駝農場前，必須遵守生物安全規範，透過消毒鞋底，避免外來病菌傳播，確保羊駝健康安全。

挑選羊駝：Joe 可以僅透過辨識臉部，就細數出每一個羊駝的名字。拜訪養老院的羊駝，通常會選性格穩定、年輕的羊駝，這次是 Stan 與 Frank。

羊駝在出發前會先「上廁所」，減少在養護中心內發生意外。



在正式出發前，羊駝們似乎都感受到今天有特別任務，紛紛聚集到出口處，迫不及待想要一起出門探訪。雖然每次出動的羊駝有限，但畫面卻像是一場「自願者集合」。

一場毛茸茸的探訪



住民可以輕撫羊駝的脖子，感受柔軟毛髮。避免觸碰頭與後臀，避免讓羊駝受驚。



羊駝的天性溫和卻充滿好奇心，常停下來嗅聞與觀察新環境。



1. 安全與信任的平衡

過程中，羊駝的好奇心與居民渴望互動之間存在張力。Joe 與照服員需確保安全與秩序，提醒大家避開危險、遵循規範。規範並不是限制，而是創造可預期的信任基礎。呼應照護現場的日常：規範與情感需要並行，安全與信任才能同時建立。

2. 界線與尊重的學習

羊駝的禁觸部位（頭部與臀部）提醒尊重界線是一種雙向學習。長者的身體與意願，同樣需要被傾聽與尊重。從動物互動延伸出的倫理意識，能幫助第一線照護人員在日常服務中更敏銳地看待「界線」與「同意」。

3. 照護設計啟示

戶外、大廳、房間，每個場域對應到不同層面的需求，反思照護設計能否提供更多「選擇」？居民應該能依身心狀態，自由選擇互動場域與形式。並非一致化的流程，而是應該尊重差異、給予多樣化選擇，才能真正貼近個別需求。

4. 羊駝的角度

不同空間對羊駝壓力也不同：戶外最自然，室內空間可能有聲響或地板材質挑戰，房間狹窄又陌生。提醒著動物的舒適度也必須納入考量，不能只看居民的需求。

羊駝的「第六感」



牠們能感受居民的情緒與開放程度。對於開放互動的人會主動靠近；對於猶豫或害怕的人則保持距離。

鏡子

動物彷彿一面鏡子，映照居民的心境。願意互動的人得到靠近，退縮的人獲得尊重。這種自然形成的情緒鏡像，其實是療癒的起點。非強迫式的陪伴與人不同，羊駝不會用語言說服或強行靠近。牠們的保持距離本身就是一種體貼，陪伴可以是安靜的、不打擾的，甚至僅僅是在場。

重新詮釋「社交」

對部分長者而言，「與人社交」可能是壓力，但與動物互動卻能打開心門。羊駝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社交模式，讓長者重新找回被連結的感受。照護人員也需要培養同樣的敏感度，能察覺長者的情緒，並給予適度距離或靠近。

We only pass through this world once__與 Joe 的小小對話



下班！



1. 人生階段的對照

Joe 提到自己經過職場壓力、養家、到現在享受旅程的階段，是一種典型的「第二人生」轉向。在台灣，很多人到退休或中年轉折期，會面臨是否還能再投入新事業的疑問。Joe 的例子提供了一種可能：把熱情、價值與社會需求結合，創造療癒型事業。反思台灣是否能為中高齡者創業或轉職，建立更多支持系統（例如農場療癒、社會企業）？

2. 療癒與自我照顧的雙重關係

Joe 提醒我「先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別人」，呼應台灣在長照體系中很重要的一點：照顧者容易「燃燒殆盡」，羊駝療癒不只是給長者，也可以延伸到支持照顧者。

3. 初期的孤獨探索

Joe 在最初投入羊駝療癒時，沒有任何現成的學術依據或標準模式可以遵循。不同於犬隻或馬術治療早已有文獻支持，他只能靠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去嘗試。他說過：If it worked I did more of that activity, If it did not work I quickly left it behind.——完全是實驗性的「試錯法」。沒有保險公司、銀行或學術機構願意先支持他，甚至連動物保險也花了九個月才爭取到。

• 反思問題：

- 在台灣，如何在『動物福利』與『人類照顧品質』之間建立責任分工與制度保障？
- 長者之外，是否也應該把「療癒」延伸到照顧者？
- 有限資源下，能否也「不追求龐大商業化」，而是專注於小而溫暖的服務模式？

Culture in Care — Artist residency

藝術家駐點養老院

Making Sense 是位於威爾士的社會企業，致力於透過藝術設計與感官體驗，讓藝術進入社區與照護場域。在 Culture in Care 中，藝術家被邀請進入養護機構，與長輩、照服員共同參與創作。每位藝術家在機構的駐點週期大約是三個月左右，此次在威爾士停留一個月，週週跟隨藝術家進入養護中心，第一線觀察不同階段的工作過程、居民的參與情況。

機構選擇原則

需求優先：鎖定有明確需求、希望改善居民生活品質的機構。
合作意願：管理者與照服員的開放度，確保藝術能融入日常。
多元情境：涵蓋大小規模不同的養護機構，以觀察不同成效。
地理集中：聚焦於 Wrexham 區域，方便持續進入。
著重影響：關注過程、參與與延續，而非單次成果展示。

參訪觀察 — 三位藝術家的駐點計畫

在威爾士的探訪中，有幸觀察到三位藝術家在不同養護機構的駐點計畫：

Eleri Jones — Stansty House (Fairways Care Home)

以版畫與拼貼為核心，透過懷舊物件與感官元素引導住民進行藝術表達。

Ffion Evans — Broughton Hall Care Home (Select Healthcare Group)

專注於紡織與纖維藝術，結合觸覺與日常物品，讓住民透過觸摸與創作建立記憶連結。

Tara Dean — Chirk Court (ClwydAlyn)

運用版畫與紙藝創作，將視覺符號轉化為陪伴互動語言。

Stansty Care Home 駐點觀察__ (藝術家Eleri)

機構簡介

這是一間專為長者設計的照護之家，提供住宿式 (Residential Care)、護理 (Nursing Care)、失智症照護 (Dementia Care) 及短期暫托 (Respite Care)。擁有約 50-70 床位，多為私人套房，注重隱私。

I Want to Keep You：一段音樂裡的失智對話

當天臨時得知機構安排音樂家進行 music session，Eleri 隨即調整改以小道具陪伴長者。有些失智症住民在鼓勵下，展現自信開始跳舞，有些與探訪的家人共舞。有位奶奶顯得非常被動，長時間凝視前方，因此我嘗試走向她，以簡單的句子反覆對話：

I love you. Do you?

Yes! Do you love me?

I do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I love you, too.

我在重複中養成了節奏與習慣；而對她而言，每次都是第一次，沒有記憶的延續，只有片刻的真實。

最後她說：I want to keep you.

對話延續到活動結束；短短五分鐘後，我再次轉身看她時，她已經完全不記得我了。



家屬的陪伴提升了住民的參與度



道具幫助住民融入音樂氛圍



滿場跑動熱舞的住民



以她熟悉的方式呵護植物



放置自製感官花朵



木頭標籤植物名字



園藝時光

在此階段，園藝像是一個集體記憶的召喚。Eleri邀請過去擅長種植的居民帶頭操作，將個人生命經驗轉化為群體的資源。讓長者在被需要與能貢獻的氛圍中獲得肯定。同時也凸顯了感官刺激的力量。嗅覺與觸覺的參與讓長者們與自然建立起即時的連結。然而，這樣的活動也需要考慮居民身體狀況與天候環境。例如，在炎熱日照下，有些居民參與度會下降。



Eleri 常帶來各式道具與物件，即使與主題未必相關，也期待能在某刻引發住民好奇，開啟互動。

駐點觀察

一、人力流動與資訊落差

Eleri 在我初次到訪時便提及，機構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大幅度的人員更替。這樣的高流動率直接影響活動的穩定性。例如，某次活動因活動統籌員(AC) 臨時請假而由代理人員接手，但訊息傳遞不全，藝術家直到現場才得知「駐點被取消」。雖然臨場協調後活動得以照常進行，但此案例揭示**溝通斷層與權責不明**對藝術介入帶來的挑戰。也反映出和台灣類似，**人力短缺與交接不穩定**在英國長照現場同樣普遍。

二、制度規範與彈性受限

不同機構對安全與監督有各自的理解。Stansty 規定活動必須在 AC 在場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某次 AC 提早下班，導致原計畫延長的活動被迫中止。這種嚴謹的規範一方面確保住民安全，但另一方面也凸顯出**活動彈性的不足**，提醒藝術駐點者在設計與執行前，必須深入理解機構規範，並建立應變策略。

三、環境條件與參與限制

天氣亦是限制之一。強烈的日照下，部分住民無法長時間投入，只能以手持道具被動參與。這活動不僅仰賴設計與資源，也受制於**身體狀態與自然環境**。藝術介入若要廣泛有效，需要提前設想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替代方案。

四、團隊動態的影響

活動不只是藝術家與住民之間的互動，也高度依賴團隊成員的投入。AC 在初期較為被動，多數情況下由藝術家主導；但隨著現場突發狀況頻仍，她逐漸放鬆，甚至在尾聲主動提出想法，帶動整體氛圍轉變。這顯示 AC 的參與度能決定活動能量的高低，藝術駐點若要持續深化，必須與團隊共同培養默契。



Broughton Hall Care Home駐點觀察__ (藝術家Ffion)

以簡報強調照護人員參與的重要性



透過 *felting* 體驗觸覺與嗅覺刺激

機構簡介

位於威爾斯 (Wales) 可容納約 35 床的長者住宿。提供住宿照護 (residential care)、暫托 (respite care) 等服務。

照護人員課程現場紀實

Ffion 安排了一場給照護人員與經營者的課程。以簡報堅定傳達一個理念：照護人員不是旁觀者，而是藝術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唯有當照護者與長者一同投入時，藝術才能在照護現場真正展現療癒的力量。簡報後，她邀請大家動手參加一個小小羊毛氈工作坊。柔軟的羊毛、溫水與肥皂。當水倒入羊毛氈時，淡淡的肥皂香氣瀰漫開來，那是許多歐洲長者過去熟悉的氣味。不只是雙手的觸覺在動作，嗅覺也同時被喚醒。Ffion 強調與長者共同創作的過程，比作品本身更有價值。當照護人員與長者一起經歷時，彼此分享的不只是藝術經驗，也是關係與信任的深化。照護人員在體驗後回饋，藝術可以讓他們換一個角度去理解長者，也能提升自己在照護過程中的敏感度與耐心。這場課程像是一個縮影：藝術家、照護團隊與長者三方互動，展現了藝術介入照護現場的多重可能性。



在後院垃圾桶旁商量移物，以避開主管阻力



雜亂儲物間堆滿多年累積的長者活動材料

儲藏室改造與園藝設施計畫

Ffion 與活動統籌員 (AC) 萌生將一間原本堆滿雜物的儲藏室重新利用的想法。希望讓空間轉化為更利用價值的場所。同時，也計畫利用閒置的木材框架，全程 DIY 在機構的公共花園打造一座高台花圃，讓長輩能更方便地從事園藝活動。在過程中，AC 展現出高度支持與合作，積極配合。然而，高層主管的態度卻相對保守。他們對於動用儲藏室內的物品顯得猶豫，理由是「這些東西未來可能會用到」，因此遲遲沒有正面回應。為了推動進度，Ffion 與 AC 最後選擇了一種折衷的方式——悄悄將儲藏室中想要利用的物件移至後院垃圾桶，實際上主管並未察覺。這一段小插曲，反映了管理層態度對藝術介入的影響。當主管缺乏開放與支持時，計畫往往會受阻。或許正因如此，Ffion 才安排了針對照護人員與主管的簡報活動，期望藉由分享理念與實例，讓決策者理解藝術介入的價值，並鼓勵照護團隊與長者共同參與。這場簡報不僅僅是說服的過程，更是一種「打開對話」的契機，為未來的園藝花園與藝術計畫鋪路。



擔任志工時，可以直接感受到機構日常的運作節奏與生活景象

藝術介入，為誰而做？

我利用 Ffion 沒有駐點的日子，到 Broughton 擔任志工，陪伴長者做手工藝與聊天。持續且穩定的參與，讓我真正走進機構的日常。起初我好奇為何照護人員在藝術活動中常常不太投入，但當我實際跟隨他們的日常後，才深刻理解：龐大的工作量、日常照護需求與突發狀況幾乎填滿他們的每一天。藝術活動之所以被忽略，並非缺乏意願。然而，我也觀察到，一旦照護人員能短暫參與手工藝或聊天，在那片刻，他們似乎可以卸下日常的緊繃。這讓我意識到：藝術介入的價值，不僅提升長者的生活品質，也能成為支持照護人員的方式。當藝術同時是長者的陪伴，也是照護人員的紓壓時，它在機構內的定位會更穩固。

回到台灣的長照現場，有著相似的挑戰：人力普遍不足，照護人員難以抽身參與藝術活動。不同的是，這裡至少設有活動統籌員，專責規劃每日的藝術與休閒活動，使藝術較容易落地；而台灣住宿型機構則比較缺乏這樣的制度設計，活動往往依賴照護人員兼任或外部資源支撐。因此，台灣的啟示在於：藝術介入需要制度化的角色支持。若能有「藝術統籌員」或「駐點藝術家」的角色，便能在不增加照護人員負擔的情況下，讓藝術逐漸融入日常照護流程，同時為照護人員帶來支持與舒緩。最終，藝術介入不只是單一活動設計，而是一場組織文化的轉變。唯有藝術家、照護人員與經營者共同投入並互相支持，藝術才能真正扎根於照護現場，發揮深遠力量。

Chirk court駐點觀察__ (藝術家Tara)



用壓花工具固定花材



用壓克力顏料在透明片上進行點染，最後將成品掛在窗邊或陽光下。

機構簡介

一所失智症友善型養老院。這裡共有 66 個床位，注重長者的生活品質與社交參與。因此，除了日常照顧外，也積極引入多元活動，甚至設有小酒吧，環境設計與服務理念皆圍繞著「失智友善」的核心。

活動形式與媒材

壓花與透明片創作

- 用壓花工具與花材。將花朵排列，接著用奇異筆在透明片（acetate）上描繪花朵的輪廓，再以壓克力顏料點染填色。
- Tara 希望未來有機會導入藍曬紙（cyanotype）或糖果紙，拓展不同媒材的嘗試。

鐵絲與花園靈感

- 以花園中凋謝的花朵為靈感，進行鐵絲纏繞與花形的創作。
- 討論如何將鐵絲的影子延伸成描圖，製作模版或影子繪畫。



用奇異筆在透明片 (acetate) 上描繪花朵的形狀



挑選花材，進行自由排列

工作坊觀察

Tara 並不採取教學式的引導，而是將材料全部擺在桌上，讓住民自由探索，隨後逐一走近互動。活動統籌員Nicola 則在旁補充解釋、安撫情緒，觀察住民需求，幫助他們更快進入創作狀態。剛開始有些住民 (Helen) 很不安，不斷在座位與走道間來回，但隨著活動推進，她逐漸放鬆，最後安靜地站在一旁觀看。Maureen 則專注於繪畫；而 Brenda 更在乎排列，她將花材整齊收納在托盤裡，彷彿創造出一件小小的藝術作品。不同的參與方式，都在這個開放的氛圍中被接納。還有來自 Derwen 學院的學生 Lucas 和 T，以及他們的輔導員 Emma 也加入其中，場域被拓寬為跨世代的協作空間；學習與照顧互為彼此的資源，而非額外負擔。Nicola 會在過程中提醒住民先前參加過的活動、分享他們的喜好與狀態，這些細節也幫助 Tara 調整活動，使作品更貼近住民的日常。

作品之外，誰與誰在一起

在這些片刻裡，我看見了關係被重新編織的過程。住民踏出房門、走進廚房或花園，其實是一種跨越——從「被照顧者」的日常秩序，跨入「共同創作者」的臨時社群。Tara 與 Nicola 之間的互補，不只是工作分工，而是把安全與自由同時端上桌：一邊確保節奏、情緒與環境的可承接，一邊打開材料與想像的邊界。對我來說，這提醒我：藝術介入照護的價值，不只在於作品本身，而在於讓人能安全地「選擇」與「參與」——選擇靠近或遠觀、探索或旁聽、描線或排列；每一種參與樣態都被承認為有效的存在方式。



隨影子移動，線條與圖案持續變化



陶罐比紙張更能觸摸，更容易引起住民的探索欲



跨出房間，觸發社交互動

陽光創作

在花草影子下進行粉筆描繪，利用自然光與環境創造靈感。嘗試結合戶外場地、光影與創作媒材，鼓勵住民走出房間。

隱形的帶領者

戶外的光影、動線與聲響，共同構成了可感知的「第三位引導者」。在這裡，環境即介入：影子、托盤、花草，默默牽引著住民的專注與互動。光影與自然聲響不只是背景，而是隱形的帶領者，推動著關係與創作在當下慢慢展開。作品會留在花園，成為一種「社群記憶」，每天提醒著：這裡曾一起創作過。



樹葉影子成為素材



陶罐下的紙 ——
因為泥土和時間留下痕跡，
意外成為住民的作品。

每次結束，都是下一次的開始，
在討論中延續更多可能。



被壓在作品下的小畫 ——
彷彿一個隱藏的秘密，
是奶奶心中飛天的小熊維尼。

介於自由與結構之間

- 1. 說明清晰度：**Tara 選擇避免像老師一樣強制引導，而是以擺放材料、逐一互動的方式，讓住民自己探索。這樣的方式柔軟而開放，但也意味著某些住民一開始會感到迷茫。或許藝術介入照護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在自由與結構之間找到平衡。未來或許可以嘗試建立多層次的入口，例如：同時提供一份視覺化的步驟提示（結構），但也允許住民偏離既定方法（自由），讓不同參與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 2. 團隊支持：**Nicola 得到經理 Jane 的支持，但照護人員的參與有限，突顯結構性斷層：藝術專案常常依賴熱心的個別人員，而未能全面嵌入照護文化。或許可以從更小的「日常插入」開始（例如用壓花或影子觀察作為日常互動工具），慢慢讓照護人員感受到這些方法與照護本職之間的關聯。
- 3. 空間與移動：**從房間到花園，對住民而言是一段真實的挑戰，也點出一個核心觀察：環境不只是背景，而是影響參與意願的第一層介入。靈活應變讓廚房成為「社交與創作的聚合點」，證明只要策略得當，環境本身就能引導互動。藝術介入應不只是帶來材料，而是重新設計動線與空間的使用方式，將「走出去」「遇見彼此」視為創作的一部分。
- 4. 住民的能動性：**住民展現了各自的偏好——即便只是旁觀，也是重要的自我選擇。挑戰在於：如何讓不同層次的參與都被承認為有效，而不僅僅以「完成作品」來評價參與度。這也是照護場域中，藝術必須調整的核心價值²⁸。

Sarah Edwards — Pendine Park

英國首位安養院藝術駐場藝術家

天天在場的藝術駐點

Sarah Edwards 是英國首位進入安養院的藝術駐場藝術家，自1995年起在 Wrexham 的 Pendine Park 工作至今已30年。最初是因為在醫院舉辦展覽而意識到藝術在照護場域的價值，後來與安養院創辦人相遇，開啟了這段旅程。不同於多數藝術家駐點計畫的短期進駐或每週一次工作坊，Sarah 的角色是天天進駐在 **Pendine Park**，與住民和照護團隊一同生活、工作，讓藝術真正融入照護現場的日常。



養護中心，不是終點，而是新篇章

在 Wrexham 的 Pendine Park，我有幸訪談到 Sarah Edwards。她的名字在英國照護與藝術領域早已響亮，在我拜訪的前一週，她才剛接受英國王室的頒獎。然而，當我真正與她面對面時，她並沒有距離感，反而展現出親切與好奇。反過來對我充滿疑問：為什麼會有一個來自台灣的女生，獨自千里迢迢來到英國，只為了了解藝術如何介入照護日常？

她回憶，剛開始時自己幾乎什麼都要管一下，從場域的佈置、美感的細節，到日常活動的氛圍營造，都希望藝術能滲入其中。她也坦言，這段路並不容易。中途曾有想放棄的念頭，因為經費、人力不足、跨部門溝通的問題一直存在。即使三十年過去，挑戰依舊沒有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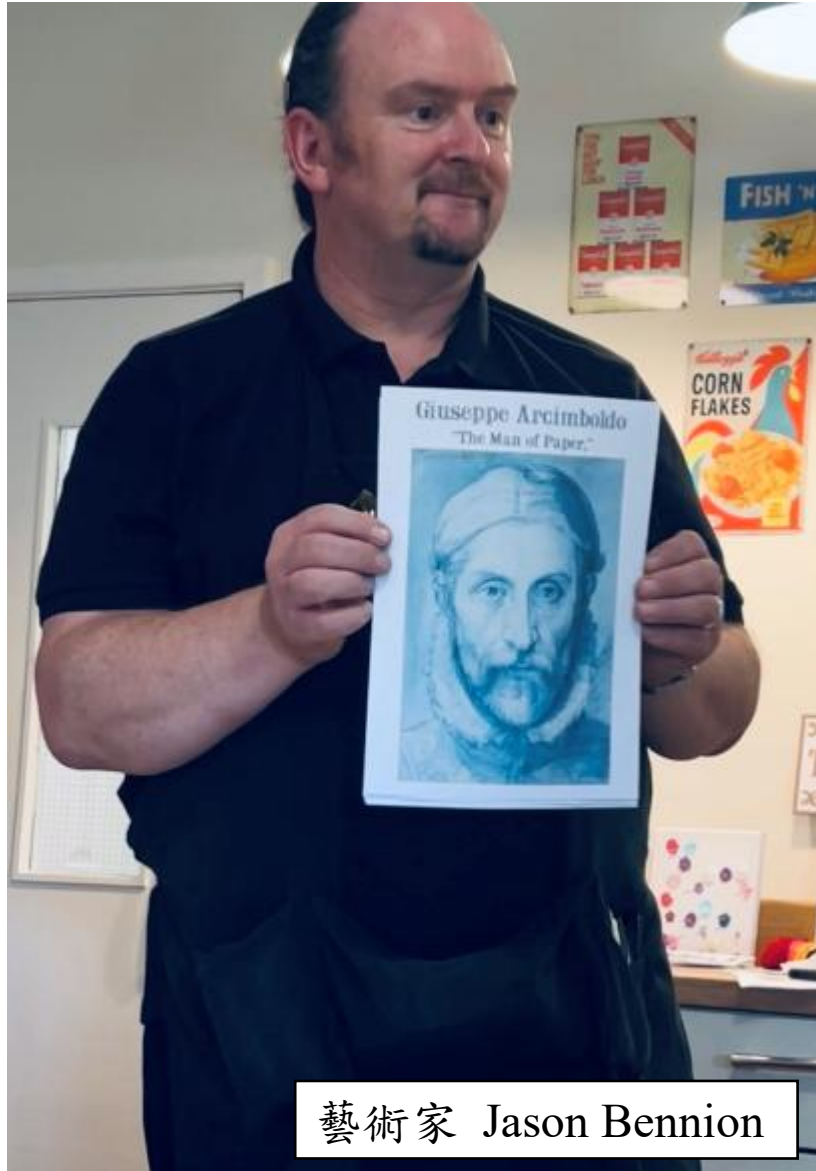
英國與台灣在照護現場其實面臨著相似的挑戰——資源有限、照護人力緊繃、藝術活動難以長期推展，往往淪為形式。困境並不是單一地區的問題，而是長照體系普遍存在的難題。如何在有限條件下持續推動有意義的藝術介入，並讓它真正成為照護的一部分，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方向。

她說：「人們常以為入住安養院意味著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但其實不然，這是全新篇章的開始。」也重新提醒我：藝術並不是額外的裝飾，而是能夠真正帶來希望與轉化的日常實踐。當我問她，支撐她繼續下去的動力是什麼？她輕輕回答：「我很幸運。總是在剛剛好的時間，遇到剛剛好的人。」她口中的「幸運」，其實是一種選擇——選擇留下、選擇堅持，把藝術持續帶進照護日常，直到它成為機構文化的一部分。

對我而言，這不只是一次訪談，而是一個再出發的提醒。雖然台灣的資源條件與英國不同，但我也開始願意相信，只要持續探索與嘗試，即使困境依舊存在，也能在細微處創造出新的可能。



Hillbury Care Home 兩日觀察__Jason Bennion 的藝術小組



藝術家 Jason Bennion

Pendine Park 與 Hillbury Care Home

Pendine Park Care Organisation 創立於 1985 年於 Wrexham，秉持文化與照護並重的理念，長期聘任藝術家駐場，將藝術、音樂與戲劇融入日常照護活動中。旗下共有約八間養老院，超過 450 位居民。從主管到員工，團隊超過 600 人，涵蓋護理人員、活動統籌員與照服員。

Hillbury Care Home 約有 64 個床位，專門照護長者，提供失智症與精神健康服務，近年新增 EMI 單元以更好地服務需要特殊失智症照護的長者。



Jason Bennion 的 Hillbury 帶領經驗

在 Sarah 的安排下，我觀察了藝術家 Jason Bennion 在 Hillbury Care Home 帶領的藝術小組。Jason 在 Hillbury 已工作約一年半，很熟悉住民的狀況，每週固定帶領三次藝術活動。每堂課都有不同主題，例如國王查爾斯的生日、畫家 (John Constable) 的作品，或結合國際節日如世界野餐日。此外，機構還會舉辦音樂活動，邀請專業音樂家與長者互動，甚至讓住民擔任指揮家。



一場無壓力的藝術邀請



「駐院詩人」 Irene



作為暖身的蔬菜著色圖



Arcimboldo 的水果臉

Day 1：駐院詩人與水果臉：日常被重新命名的時刻

課程表定 10 點開始，但其實從 9 點半就悄悄展開。住民 Peter 照例坐在距離教室 20 公尺外的沙發，靜靜等待 Jason 假裝路過，隨口問：「等等要來上課嗎？」Peter 總回答：「我需要準備一下。」然後發個呆，再換到更靠近教室的沙發。第二次、第三次邀請……，直到他最後坐進教室。像是一場小小的儀式，讓參與成為一個逐步靠近的過程。

課程開始前，Jason 會播放音樂——這也是 Sarah 常用的做法。透過音樂，從日常聊天、分心的狀態過渡到創作氛圍。今日的主題是世界蔬菜日，靈感來自文藝復興畫家 Arcimboldo 的水果臉。將複雜的藝術轉化為簡單的步驟，拼貼出屬於自己的面孔。「Orange and blue, always be true.」只是 Irene 在課堂上脫口而出的眾多詩句之一。她是位失智症患者，在這裡被大家稱為「駐院詩人」。她像閨密般黏著我，用詩句和顏色構築起獨特的交流。即使記憶會消逝，這些即興片刻，仍能讓長者展現存在感與生命力。其實每位住民都有響亮的頭銜：Josephine 是 Brumbo 女王，Tilly 把畫廊稱為「車庫」，那裡真的掛上了「Tilly's Garage」的牌子。

這些瞬間讓人明白，藝術小組不是一堂單純的繪畫課，而是一場幽默與創意的集體經驗。它把日常重新命名，把生命故事延伸成共享的氛圍。在笑聲與顏料之間，不只是創作圖像，更像是重新定義了自己與群體的存在。



Marian的孩子與愛情



因為孩子想畫畫而願意提筆



舞台設計Trevor

Day 2：斷裂的記憶，片刻的相聚

第二天換了不同的教室與住民，氛圍截然不同。在大廳碰見了昨日的駐院詩人Irene，她已經完全不記得我。這裡的日常沒有連續性，只有片刻與當下。抵達時，一位住民已經喊叫一整天。Marian 奶奶見到我，堅稱我們早已相識，她懷裡抱著一個玩偶嬰兒邊分享：「剛出生，需要照顧」，談到她剛遇見的愛人，卻又表示自己不喜歡他。真實與幻想交錯在她的敘述裡。Jason 說明這些住民多是失智後期，情況較複雜，也更具挑戰。

Trevor 曾是利物浦 The Neptune Theater 的舞台設計師，妻子是劇院經理。而在課堂上，他幾乎無法對話，只是一再道歉。Jason 輕聲回應：「你已經做得很好了，只要享受畫畫就好。」隨著活動推進，許多住民情緒波動，有些人睡著或發呆，幾乎無人完成創作。Winnie 在我們談話時已經歪頭熟睡， Jason的原則是：不叫醒睡著的住民，因為真正的目標不是作品，而是讓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人愛背誦台詞，那麼就讓他念下去；有人只能畫幾筆，也足夠。從最簡單的地方開始，延伸出屬於個人的表達。問他面對這些困境的方法，他說重點是怎麼鼓勵？怎麼接近？每次都在累積信心。並且大量讚美，這很有效。課程接近尾聲時，Marian 突然說出一句：「我真沒想過我可以活超過 50 歲。」

Jason 相信幽默是一座橋樑，這些住民或許來參加並不是為了藝術，而是為了「being together」。

Healing Sounds__養老院裡的音樂療癒



Healing Sounds 專案介紹

Healing Sounds 是 Réalta 的一項核心專案，其目標是透過「現場音樂」進入醫療與照護環境，為患者（特別是住院者、長照／養護機構住民、臨終病房病人等）以及其家人與照護人員帶來情感支持與慰藉。

Realta / Waterford Healing Arts (Arts + Health 組織簡介)

Realta (全名 Réalta, National Resource Organisation for Arts & Health) 是愛爾蘭推動「藝術與健康」領域的主要資源機構，於 2023 年成立，承接了多年由 Waterford Healing Arts Trust 在藝術與健康實踐上的經驗與積累。

進入 Waterford Residential Care Centre (WRCC) 養護中心的下午



初到 Waterford

搭乘火車從都柏林南下三個多小時，來到愛爾蘭東南部的城市 Waterford。這裡因為 Réalta 而成為藝術與健康的重要實踐地。在音樂協調員 Lynn 的安排下，我得以觀摩 Healing Sounds 專案——一個自 2000 年創立以來，持續為病患與高齡者帶來音樂療癒的計畫。



專業音樂家的訓練

與一般的演奏不同，參與 Healing Sounds 的音樂家們都接受過醫療環境專屬的專業培訓。其中有些甚至曾赴巴黎的 Musique et Santé（音樂與健康學院）深造。這套培訓的核心精神在於：

- 學習如何在醫院、安寧病房或養護中心中，以患者為中心的方式演奏。
- 強調用音樂去感同身受，而不只是單純「表演」。
- 幫助音樂家完成角色轉變：從「娛樂型音樂家」，轉化為能與病患及照護團隊合作的「療癒型音樂家」。

音樂走入病房

Healing Sounds 的音樂家不僅停留在公共空間演出，還會主動走進病房。音樂家會根據病患的身體狀況、個人偏好和即時反應，進行即興式演奏。對於長期臥床或行動不便的居民來說，音樂不是外來的表演，而是真正走進生活。

團隊合作的模式

每場活動都需要不同角色協作：音樂協調員負責統籌與規劃。活動員工與護理人員協助安排場地與時程，確保不會影響醫療程序。專業音樂家以柔軟、敏銳的方式，將音樂帶入日常照護中。

Ru's Music Session__機構制度化之外的自發性樂聲



Simpson's Hospital 是位於愛爾蘭都柏林的長期照護機構，專為65歲以上的長輩提供長期的住院護理服務，共擁有48張床位，坐落於都柏林郊區。

Ru 與長者的相遇

在歐洲，也普遍存在另一種更為自發性與彈性的合作模式。以 Simpson's Hospital 為例，他們主動聯繫音樂家 Ru，安排音樂進入機構，固定為住民帶來 Music Session。這類型的活動有幾個特點：

- 由機構端發起：活動並非固定計畫，而是由養護機構依需求或資源，主動邀請音樂家來帶領。
- 短期與彈性：以一次性或短期活動為主。
- 社群連結：往往透過藝術家與在地社群的關係而促成，顯示養護機構也有一定的自主性與文化連結能力。

此模式雖然在持續性與規模上有所限制，但同樣展現養護機構在文化照護上主動探索的可能性。

音樂家 Ru O'Shea

愛爾蘭民族音樂家，與 Simpson's Hospital 合作已有兩年多。過去曾在醫療照護體系工作，讓他走進音樂與照護的交會點。在養護中心演出時，他會特別挑選長輩世代熟悉的歌曲。最讓他欣慰的不是熱烈掌聲，而是當長輩在音樂中安然睡著——因為那代表他們感到自在與安心。

Living Words_從低語到詩篇



當破碎變成生命的歌

走近一位失智長者，或許會聽見——不成句的音節、斷裂的片語，像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起初，家屬與照護者仍會耐心拼湊，試圖在縫隙間找尋意義。但日子一長，疲憊與挫敗漸漸侵蝕心力：問題少了，回應淡了，耳朵也合上了。

於是，對話終止，失智者的聲音也被靜靜封存。這不只是話語的缺席。這是一種存在感的流失，一種被世界遺忘的孤寂。

很佩服**Susanna**試圖改變這份處境的堅定，她不願讓這份孤寂成為失智者的宿命，十五年前，以藝術家的身分走進養護機構。

Living Words 簡介

藝術與文學組織。自2007年以來，專注於幫助失智者，通過書寫來表達內心世界。

創辦人Susanna Howard

演員、作家和導演，工作不僅限於文學創作，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如獨角戲和各式工作坊，致力於提升對失智症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支持。她的努力為患者提供情感上的表達平台，也幫助改變對失智症的認識。



Photos courtesy of Living Words

實踐方法

一對一傾聽與書寫 (Listen Out Loud)

與長者平等地坐下來，不加評斷，只忠實記錄下他們的語句或聲音，最後編成個人語錄，成為一本屬於長者的詩集。

製作語錄 (books of words)

藝術家或照護者將語錄整理一本專屬的小書，並朗讀給他們聽。

藝術延伸

長者的語錄被轉化成劇場表演、歌曲或展演，如 Where Now 劇場演出，讓更多人聽見他們的聲音。

照護者合作

訓練護理人員、活動指導員，讓他們學習如何使用這種傾聽方法，並建立新的互動模式。

Corina Duyn

Artist in Care

住在養老院的藝術家

生命歷程

- 36 歲：被診斷為 肌痛性腦脊髓炎 (M.E.)，逐漸失去獨立生活的能力。
- 59 歲 (2021 年)：搬入養護機構，開啟「住民藝術家」的新篇章。

創作媒材

- 報紙碎片、舊物件、房間裡隨手可得的素材。
- 強調「在限制中創造」：照護環境不僅是被動接受的場域，也能孕育藝術。

Corina 的作品體現了限制並非終點，而是另一種創造力的起點。她讓我們看見：即便在照護場域中，藝術依然能成為自我敘事、療癒與對話的力量。

20XX 年



Corina 的創作橫跨多種形式，包括木偶設計、雕塑與寫作。



Photos courtesy of Corina Duyn

在床上創造的宇宙__當身體逐漸被限制，藝術如何存在。



《Invisible Octopus》（隱形章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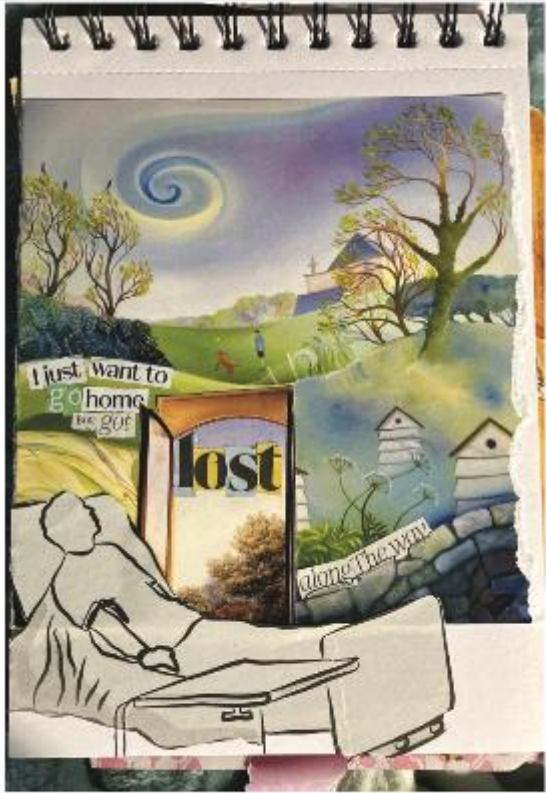
靈感：源自過去的故事，在學習影子木偶時因影子觸發記憶，疾病如章魚般操控生命線索。
形式：原構想是一部木偶電影，以詩句文字取代旁白與音樂（因重症 M.E. 患者怕突發聲響）。創作「章魚手套木偶」，成為作品核心。



《I Brought the Dream of Flying》

合作對象：與藝術家 Caroline Schofield 攜手，將想法化為作品。
作品特色：在養護機構的「Treehouse」（Corina房間）誕生，以回收日常物件拼貼再造，貫穿飛翔意象，象徵超越身體局限。展覽挑戰養護機構是終點的刻板印象，並引發大眾思考：照護環境能否成為創作的支持？

總有辦法__In Bed I Cut Words



4/10/2023 - I just want to go home... the other words joined in.



4/10/2023 - Little paper me.

As a part of the
Bealtaine Festival
**National Arts in Nursing
Homes Day 2025**
Signacare Ferrybank
Waterford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n
Friday May 16th
at 11am of:



In Bed I Cut Words

By
Corina Duyn
Artist in care



Bealtaine Festival
An Age & Opportunity Arts Initiative



Comhairle Cathrach & Comhairle Phoblach
Waterford City & County Council

Distributed by:
Irish Hospice
Foundation

《In Bed I Cut Words》

Corina 在臥床期間，透過剪貼報紙文字與圖像拼貼出「插圖詩」，記錄病中生活與對「家」的思索。於 2025 年 Bealtaine Festival 全國養老院藝術日推出平裝版。藝術不必然來自寬敞的工作室或昂貴的材料。即使在最受限的照護環境中，藝術依然能夠誕生，並成為病者與世界對話的方式。Corina 的作品挑戰了社會對臥床與照護機構的刻板印象：即便身體逐漸被剝奪行動力，創作仍能是一種「在場」與「主體性」的表達。

《 Rimpels en Vlinders 》 _____ 養護中心裡的舞台實踐

荷蘭 Huis van Vervoering × Woonzorgcentra Haaglanden 合作演出



一、演出介紹《Rimpels en Vlinders》

(皺紋與蝴蝶)

由藝術家 Annoushka Claassens 與 Roeland Drost 主導。演員均為 55 歲以上長者，他們不是專業劇場人，透過培訓與創作參與舞台。

二、主題與場域

演出聚焦於高齡者的愛與親密關係，從戀愛、渴望到日常互動，打破社會對長者「不再有親密需求」的刻板印象。與 Woonzorgcentra Haaglanden 合作，演出地點直接設在養護中心（如 WZH Schoorwijk、Saffier Nebo 等），讓住民、家屬與照護者在熟悉的空間中共同參與，降低交通不便與身體限制所造成的障礙。



《Rimpels en Vlinders》演出劇照

Huis van Vervoering

位於荷蘭海牙，專注於55歲以上長者的非營利藝術組織，以「55+世代的舞台藝術孵化基地」自居。專門為長者提供舞台藝術參與的機會。

《Rimpels en Vlinders》就是他們所發展的演出之一，專門由長者演出參與製作過程。



演出前的準備時刻，
Saffier Nebo 養護中心的空間即將轉化為舞台。

Saffier Nebo

位於海牙的一間養護中心，專為因記憶退化或身體機能衰退無法在家自理的長者提供長期照護。



《Rimpels en Vlinders》演出劇照



與每位演員的交談，我未看見退休後無事可做的空虛，反而感受眼中閃爍的光芒，彷彿舞台再次點燃生命的熱度。

King's Day Celebration

橘色盛典走進長照——荷蘭養護中心的國王節日常

當橘色點亮機構

在荷蘭，國王節（Koningsdag）是全國最盛大的年度節慶。養護中心同樣將這份節日氛圍帶入日常，讓住民能與社會共振。節日當天，空間被橘色妝點，長輩與照服員也身著橘色服飾。當天機構會安排各種形式的活動，例如：院內自由市集、橘色主題茶會、卡拉OK遊戲比賽或服裝比賽等等。

對於行動不便或失智的長者，以多感官的方式——色彩、聲音、味覺——讓他們同樣感受到節慶的熱烈。這樣的安排，使國王節成為長者生活的亮點，也讓機構真正融入社區脈動。

今年，我很幸運在荷蘭國王節當天，參訪 AxionContinu 的 Woonzorgcentrum De Bijkershoek（烏得勒支）。抵達時，院內早已是片橙色海洋，餐桌鋪滿鮮豔糕點。最熱鬧的時刻，莫過於抽獎，主持人逐一念出名字，我則化身遞送禮物的小幫手，全場在屏息與爆發驚呼的掌聲中交織，有好多奶奶格外幸運，桌上擺滿戰利品。正是在這種節奏裡，我意識到在荷蘭的養護現場，文化並非外加的修飾，而是生活本身的延伸；國家的喜悅，不僅喧囂於街頭廣場，也在機構裡被再次點燃，與長者一同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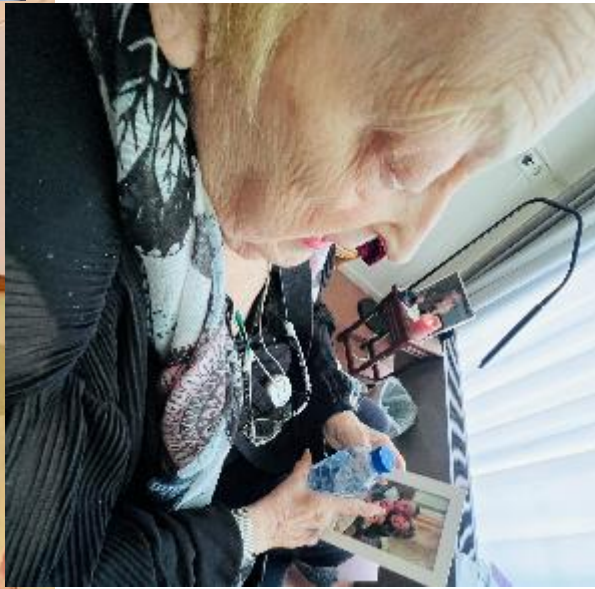


AxionContinu 的國王節裝飾



機構背景

AxionContinu 是荷蘭一家大型長照組織，旗下有多個不同性質的護理與安養中心，Bijkershoek 是位於烏特勒支的一處重要據點。提供居住式長照服務，結合日間活動、社區參與與專業照護。



Bijkershoek 的某個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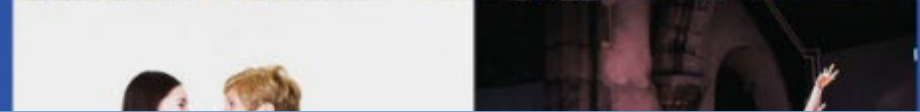
活動結束後，我留在現場陪伴長者回到房間。其中一位奶奶邀請我走進她的房間。房間不大，充滿她的故事。滿滿都是她的玩偶收藏，是她長年累積下來的寶藏，也是她生命裡的陪伴者。她指著家人的照片，眼神裡閃爍著驕傲。短短幾分鐘，我看見「家」與「回憶」如何被安放在這片小小天地裡。

Bealtaine

CELEBRATING 30 YEARS

Ireland's national festival celebrating the arts and creativity as we age.

Registration Open



Bealtaine Festival 愛爾蘭高齡藝術節



National Arts in Nursing Homes Day 全國養老院藝術日

在 Bealtaine Festival 的眾多活動之中，全國養老院藝術日佔有特別位置。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家走進全國各地的養護機構，與長者及照護者共同創作、展演，讓藝術真正融入長者的日常生活。透過音樂、陶藝、故事蒐集、生態藝術等多元的介入形式，藝術家與長者並肩創作，讓藝術成為記憶的載體與社群之間的橋樑。強調長者在創作中的主體性，也展現養護機構如何成為文化與藝術交流的重要場域。接下來，將逐一介紹 2025 年參與這項計畫的幾位藝術家，呈現他們透過各自的創作方法，將藝術轉化為養護空間中的生命經驗與社群連結。這些案例不只是文化活動的紀錄，也可能是未來高齡照護模式的重要啟示。



Bealtaine Festival 節慶簡介

國家級的藝術高齡化慶典，2025年適逢第30屆，主題是“Lust for Life”，強調即使年齡增長，也能持續擁抱創造力與生命熱情。主辦單位 Age & Opportunity，結合全國機構、圖書館、社區與藝術家共同舉辦。藝術節於5月舉行，為期一整個月，涵蓋全國各地的多樣化活動，包括展覽、演出、工作坊等。

Joanna Hopkins – Beaufort House Nursing Home (Co. Meath)

Joanna Hopkins 將藝術介入與空間再生結合，帶領居民與員工將閒置的溫室棚轉化為創意與對話的場域。透過工作坊，引導居民種植、討論與構想空間的未來用途。成果在藝術節中以短片與小冊子呈現。此計畫讓機構中的閒置角落重新被賦予生命，成為居民和家屬交流的舞台，也讓長者重新成為場域的主人。



Joanna每週三固定到 Beaufort House，活動結合繪畫、印製、種植蔬菜與製作果醬，透過小型群體或一對一方式，會因應情況調整策略，或將活動帶到住民床邊。讓住民能真正參與，持續多年與住民維持創作連結。



養護中心的閒置溫室棚

Rachel Uí Fhaoláin – Oakfield Nursing Home (Co. Wexford)



Rachel 將傳統音樂與民俗故事帶入養護機構。她與 Oakfield Nursing Home 的居民一同蒐集當地與聖布裡吉德 (St. Brigid) 和聖泉有關的歌曲與傳說，以音樂工作坊的形式重現這些文化記憶。在藝術節當天，這些故事和音樂除了被居民演出，也成為社區共享的文化資源。此方式讓記憶成為長者重新連結在地文化與發聲的媒介。私人記憶透過音樂進入公共場域，這種「記憶的社會化」，讓長者不再只是照護的接受者，而成為文化的承載者與傳遞者。



Aíne Farrelly – Esker Lodge Nursing Home (Co. Cavan)

Esker Lodge (Ceramics ‘Lust for Life’ Project)



Lust for Life: Creativity
through Ceramics



Aíne Farrelly 以陶藝為核心，呼應今年主題“Lust for Life”。引導 Esker Lodge 的居民參與陶器創作，學習捏陶、雕刻、上釉，並將個人生命故事融入到碗與器皿的設計中。陶藝的「可觸摸性」讓抽象的記憶具體化；長者藉由作品留下印記，也在群體展示中獲得一種被承認的存在感。



Photos courtesy of Aíne Farrelly

Anna Gaynor House Bealtaine Celebrations 2025

Anna Gaynor House 的活動統籌員 Dolly Dolorito，也是本次 Bealtaine Festival 的主要策劃與聯絡人。



養護中心的限定舞台

Anna Gaynor House Bealtaine Celebrations 2025

除了全國性的策展與活動，許多養護中心也會在Bealtaine Festival期間舉辦屬於自己的限定慶典。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Anna Gaynor House Bealtaine Celebrations 2025。

這場慶典由 Our Lady's Hospice & Care Services 主辦，於 2025 年 5 月 19 日至 27 日在都柏林 Harold's Cross 的 Anna Gaynor House 舉行，為期九天，透過展覽、音樂、戲劇與多元文化展演，邀請住民、工作人員與社區共同參與。



午間音樂會 — 住民孫女與同學帶來的聲樂與鋼琴演出



活動亮點

住民藝術展覽：展出住民的鉤針作品、混合媒材創作及花卉繪畫。

多元文化展演：由不同背景照服員展現各自文化特色。

SEEDS 計畫：由外部戲劇工作者引導。透過表演、對話與肢體，嘗試表達內在情感與生命經驗，並與其他住民及觀眾互動。

音樂會系列：包含社區音樂人演出，還有由住民組成的合唱團 **The Chancers** 帶來的特別演出。

SEEDS 計畫簡介

在愛爾蘭 Irish Hospice Foundation 的支持下，SEEDS計畫將藝術引入養護機構，透過戲劇與動作工作坊，幫助住民表達內心情感與生命故事。在 Anna Gaynor House，藝術家 Gabrielle Breathnach 帶領住民與照護人員參與戲劇活動，以動作與即興表演為媒介，引導大家分享回憶、探索願景，並共同面對死亡、失落與悲傷等議題。這種引導方式提供住民新的表達管道，在日常照護之外，創造出安全且具啟發性的對話空間。



Photos courtesy of Irish Hospice Foundation

St Johns Bealtaine Creative Sessions



在 St John's 養護機構的「Garden Room」中，藝術家 Deirdre Houston 舉辦了兩場混合媒材拼貼創作工作坊（Mixed Media Collage）。活動開放給住民與訪客參與。

創作靈感來自 St John's 建築本身，以及花園裡的植物與景致。最終完成的拼貼作品也在 Garden Room 展出，讓住民與訪客共同見證藝術參與成果。此活動串聯空間與人群，透過日常環境中的元素轉化成共同的藝術記憶，使住民與訪客能在其中找到連結。從熟悉的環境出發，創造出專屬於自己的生活拼貼，進一步增強歸屬感與參與感。

養老院之外__Bealtaine 在社區的另一種綻放

雖然「全國養護機構藝術日」(National Arts in Nursing Homes Day)是 Bealtaine Festival 的重要亮點，但活動並不僅止於養護中心，長達整個五月的慶典會在全愛爾蘭各地同時展開，涵蓋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文學與社區聚會等多元形式，讓不同世代的人們透過藝術重新思考「年齡」與「創造力」的關係。活動太多，幾乎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整描繪。以下僅挑選幾個令我印象深刻的項目來簡單介紹。

RAMS in Rhythm是一個由退休中老年男性組成的熟男合唱團，年齡層主要為70歲以上的長者，不僅有定期的社交活動，還會舉辦各種慈善演出，支持當地的社會公益事業。



RAMS in Rhythm：七十歲以上限定合唱團

Irish Music, Dance, Tea agus Craic with Louise O'Connor

都柏林中央圖書館這天成為了社區客廳。Louise O'Connor 以人人可參與為設計原則，讓參與者在極低門檻中進入狀態。聲響來自每雙鞋、每個手掌——而不是舞台上的他者；即便坐在椅子或輪椅上，也能以節拍加入。節奏在空間裡鋪展成一種可見（也是可聽）的連結。



為何是踢踏舞？

踢踏舞的可回饋性與可分層性特別適合高齡群體：每一下落點都能即時得到聲音獎勵，降低表現焦慮；同一套動作可依體能分級加減難度，避免排他。更重要的是，踢踏把地面納入創作，參與者不需記憶長串步伐，只要在共同脈動裡做出自己的版本——把「成就感」從技巧轉移到了「一起完成」。這類以節奏為核心的社區舞動，實質上也是一種身體素養的練習：長者透過可掌控的微小動作，重新校準身體與他人的關係，進而修復我仍能參與的主體感。圖書館之所以是理想場域，不僅因為易於到達、無標籤，也因為它象徵公共性——當藝術在公共空間被經驗，參與就同時是文化參與與公民參與。下一步值得探問的是：我們如何在不稀釋照護專業的前提下，讓這類活動成為照護日常的固定節點？





Small Things Like These 一場電影，讓社區坐在一起

在 Carnegie 圖書館舉行的 Bealtaine 電影放映，比較像一個社區跨世代聚會。長輩與年輕人並肩而坐，共同經歷一段帶有歷史傷痕的影像旅程，成為社區彼此凝視與交流的觸媒。電影《像這樣的小事》改編自 Claire Keegan 的小說，故事看似圍繞一位煤商父親的道德抉擇，但背後所觸及的愛爾蘭社會禁忌，牽動觀眾的集體記憶。放映結束時，不少爺奶們都在拭淚。那份情緒不是單純感傷，而像是過往經歷被觸碰的共鳴，來自它如何喚醒沈默、讓未被說出口的故事再次浮現。這場放映凸顯了 Bealtaine Festival 的特殊價值：它不只慶祝長輩的創造力，更透過藝術建立社區連結，創造對話的契機。

年輕人帶著對歷史的好奇而來，長輩則以生命經驗回應，跨世代的共處與傾聽，是當代超高齡社會中最需要的文化實踐。許多長輩也有難以言說的過去，而「安全的出口」在哪裡？才能讓這些記憶得到轉化？在愛爾蘭，社區藉由影像藝術與共享空間，讓長輩不再孤立於私人世界，而是被看見、被理解。藝術不是解答，只是邀請，邀請大家一起坐下來，聽彼此的故事。

高齡劇場的可能性：以《A Little Bit of Magic》為例

在Limerick，我參與了由 Stacy O'Connell 編寫、Karen Fitzgibbon 導演，並由 Southill Drama Group 演出的《A Little Bit of Magic》。這是個由高齡者共同參與的劇場創作，劇本由其中一位奶奶演員的孫女撰寫，此創作並非停留在社區自娛的範疇，而是被納入國家級的 Bealtaine Festival，以售票演出形式走進公共劇場，且場場爆滿，現場觀眾的反饋非常熱烈。

演出中穿插許多只屬於 Limerick 的在地幽默，形成一種「只有在這裡才能體會」的文化氛圍，「忘詞」是最常出現的場景。演員忘記台詞的瞬間，往往伴隨著全場笑聲，觀眾並未視其為失敗，而是感受到生命的真實與可愛。忘詞也未削弱演出的完整性，反而轉化為獨特的戲劇質感。這種「不完美的表演」正是高齡劇場最珍貴的地方——它提醒我們，老年不是衰退的盡頭，而是仍能創造、分享、甚至用自身限制去觸動他人的時期。「不完美」呼應高齡的生命狀態：隨著年齡增長，記憶力衰退與反應變慢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舞台上，這些被視為缺陷的特徵，不再是需要隱藏的東西，而是戲劇魅力。觀眾的笑聲背後，是對生命狀態的接納。這樣的演出讓地方社群的語言、笑料與歷史在劇場中被重新喚醒與共享。忘詞已不再是演出中的小插曲，而是高齡劇場的象徵：提醒我們，老年並不是只能被動接受衰退的階段，而是一個依然可以創造、甚至以自己的「不完美」去觸動他人的時期。這樣的藝術實踐，讓長者在舞台上找到新的角色定位，也讓觀眾重新想像老年的可能性。



於Belltable劇場



A Little Bit of Magic的演出劇照



排練討論過程，文字一字一句抄寫在筆記本上

左起導演Karen，接續為眾演員

從排練到演出：一點點的魔法

在排練的過程中，長輩們最大的挑戰並不只是登台，而是長時間的背台詞。在排練現場，許多爺奶會把台詞一字一句仔細抄寫在紙上，隨身攜帶，不論是排練間隙、日常生活，甚至候車或休息時，都在默念與反覆練習。這種近乎學童般的努力，展現出他們對演出的責任感與高度承諾。這種「背台詞」的行為已超越技巧層面。它不僅是為了完成一場演出，更是一種生命經驗的再學習與再塑造。對許多高齡者來說，記憶衰退是難以忽視的現實，但在劇場中，這種困境卻被轉化為學習與共創的契機。背誦的過程不只是個人的努力，也是群體的支持網絡：有人在排練時不斷提醒夥伴，讓背台詞不再只是挑戰，而是凝聚群體的養分。

演後的討論更顯示這段旅程的深遠意義。演員們分享角色帶給自己的體會，也回顧彼此在背台詞過程中的支持。有人表示「這讓我再次感受到自己在群體中的價值」，有人則笑著說「我總是會忘，但觀眾好像更喜歡這樣」。這些話語顯示，劇場對他們而言已經超越了娛樂，而是一種重新確認自我存在與社群歸屬的過程。在高齡劇場中，重點並不是台詞要記得多完美或演出要多精緻，而是透過此過程，讓高齡者重新建立與自己、與群體的關係。在台灣，或許也能思考如何在創作過程中接納高齡者的不完美，甚至將它轉化為劇場的獨特力量？《A Little Bit of Magic》帶給我的最大啟示：真正的魔法，不在於背誦無誤的台詞，而是在於共同經歷的過程、在於群體中彼此支持的力量，以及在於舞台上那份真實而誠懇的光芒。

Bealtaine Festival地方風貌__Sligo



HAWK'S
WELL
THEATRE

Sligo

全國性的 Bealtaine Festival 像是一個大傘，每個地區都在這個傘下發展出自己的詮釋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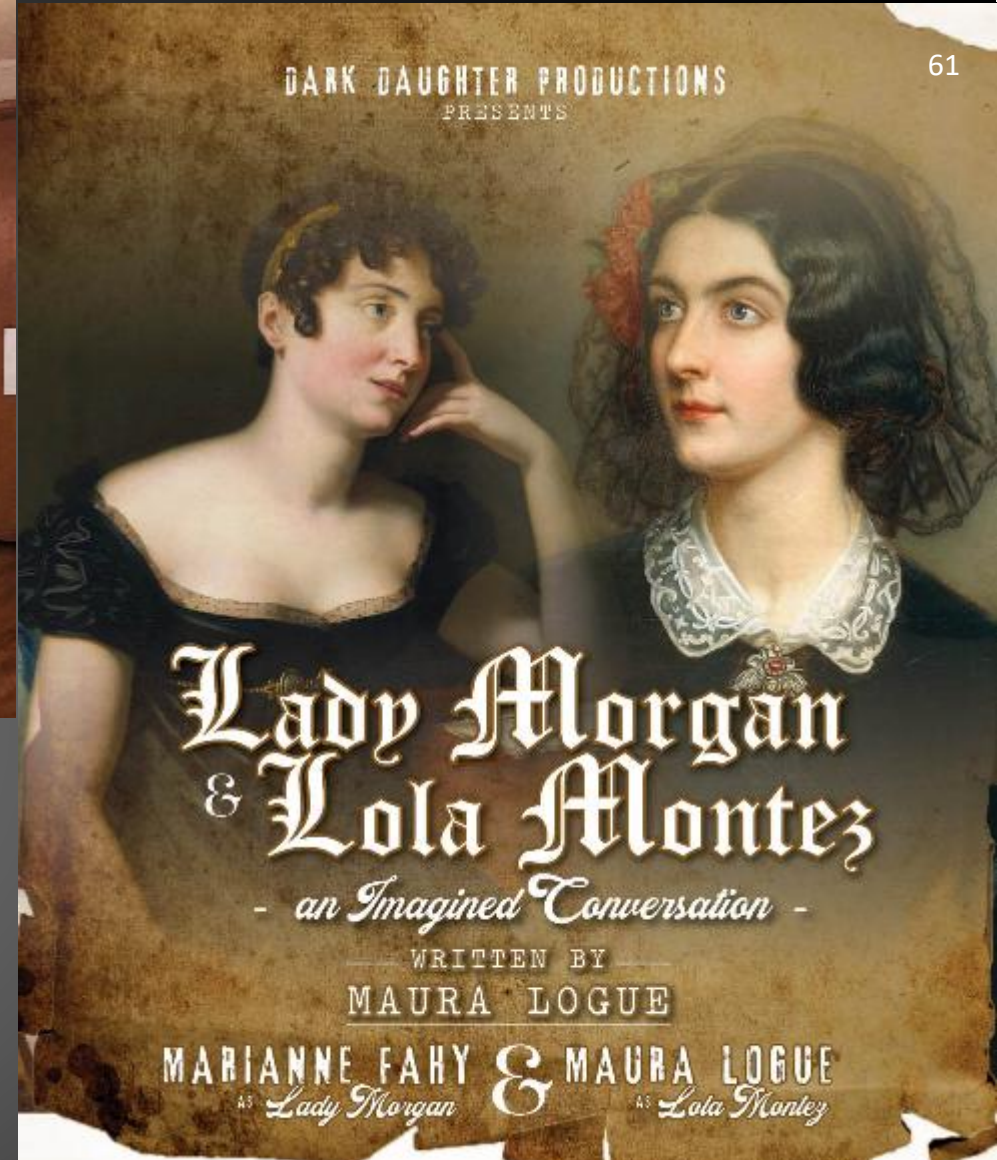
Sligo 位於愛爾蘭西北部，距離都柏林大約需要四小時車程，此次參與的各項活動，皆由Sligo Bealtaine Festival 的活動策劃人 Catherine Fanning 協助與安排。她同時也是一位活躍於當地的視覺藝術家與藝術參與推動者，長期致力於藝術與健康、社區藝術參與以及跨代藝術計畫。

Sligo 藝術節以戲劇、表演與社區創意為核心，凝聚成一系列極具吸引力的活動。由於活動數量繁多，這裡僅挑選幾個亮點與特色，來呈現這個節慶的獨特風貌。

Lola Montez & Lady Morgan, An Imagined Conversation



Sligo, Hawk's Well Theatre



這是一齣透過假想對話連結歷史與現代的當代劇作。劇中讓觀眾偷聽兩位十九世紀女性藝術家 Lola Montez 與 Lady Morgan 的思想對話，探討夢想、名聲、藝術身份與女性處境。在舞台上，Maura Logue 擔任編劇與導演，與 Marianne Fahy 同台演出，此劇是 Sligo Bealtaine Festival 中代表性的藝術亮點之一。



從舞台到社群：Maura Logue 的歷史修復與表演實踐

在與演員 Maura Logue 的交流中，她分享了在不同文化場域（如巴基斯坦、西非塞內加爾）表演時的經驗。觀眾的離席與突發干擾，她會在出戲中給予不同應對。Maura 將創作定位為「歷史修復」，長期關注愛爾蘭社會中被忽略的女性。她透過角色塑造與劇本書寫，為歷史經驗注入戲劇生命，同時運用幽默與跨界表演策略，挑戰觀眾對歷史的固定想像。她所創造的 New Orlea Gallahar 或 Norda Gallagher，既是虛構人物，也象徵女性集體經驗，兼具「表演」與「檔案」功能。

她也提到，身為北方地區的女演員，要維繫創作與生計並不容易，經常必須自行承擔創作與製作成本。然而，她認為這正是確保創作自主性的方式。她說：「我為自己而寫，我承擔一切，也因為這樣，我能夠真正決定自己要傳達的內容。」這種立場顯示了藝術實踐作為抵抗體制局限的一種策略。

此外，她強調幽默與笑聲的力量，認為其為「對抗悲傷的解藥」。她參與戲劇節慶已超過30餘年，將之視為與社群長期互動的平台，顯示藝術在地方文化累積中的功能不僅是展演，也是持續性的文化行動。Maura 的分享凸顯了資深演員所具有的時間厚度。她的經驗不僅來自舞台技術的累積，更在於如何於制度與現實張力中維持藝術與生命的持續對話。這段交流呼應了 <Lola Montez & Lady Morgan, An Imagined Conversation> 所涉及的「歷史、女性與敘事權」議題，使我意識到藝術實踐是一項跨世代的累積工程。年輕一代的創作者，如何承接並延續這種跨時間的文化力量，成為值得深思的課題。

WELCOME
to the
HAWK'S
WELL
THEATRE

由左至右：

Noreen (Sligo 在地藝術家)、
Maura Logue (演員暨導演)。



Sligo Drama Workshop： 在地社群共創的即興與文本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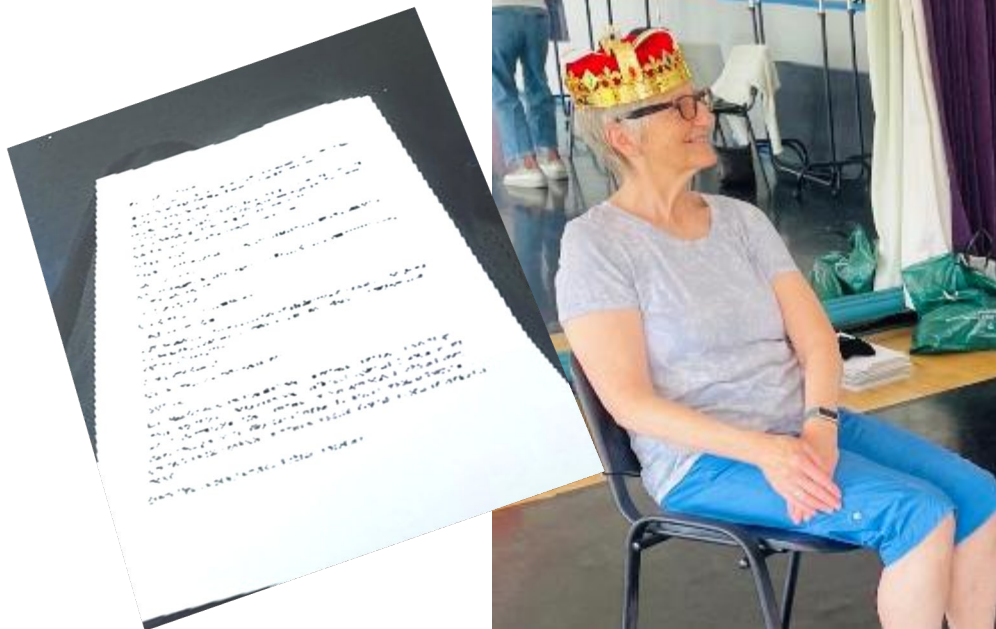


在 Sligo 參加的 Drama Workshop，展現了地方社區中戲劇教育的多層次樣貌。這場工作坊的參與者多為接近退休的中生代，他們並非專業演員，而是以社區成員的身分進入戲劇場域，這讓訓練帶有另一層「生活轉換期」的意義，這也凸顯了藝術在『預防性高齡教育』中的重要意義。工作坊分為兩大部分：

即興創造環境：參與者逐一進入舞台空間，從個人開始創造世界，隨後逐步加入更多人，透過動作、聲音與互動，共同建構出一個臨時生成的舞台環境。帶領者強調「舞台不是既存的，而是透過參與而不斷被形塑」，並提醒大家，觀察與觀看本身也是學習與體驗的一部分。

經典文本練習：課程中選用 Brian Friel 的《Dancing at Lughnasa》（《在盧納薩跳舞》）。這是愛爾蘭的代表性作品，描繪五位姐妹的生活與情感，反映小鎮日常與集體記憶。

這堂工作坊兼具即興劇場（Improvisational Theatre, Johnstone）與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re, Schechner）元素：即興性、集體性、文本性，讓社區的銀髮前期族群能在即興之外，練習語言、文化與角色的體驗。它凸顯戲劇在地方社群的教育意義——不只是技巧訓練，而是陪伴一群正面臨人生新階段的人，重新建構社群連結與文化想像。



當過去熟悉的劇場訓練在 Sligo 的社區場域中展開，呈現出另一種地方的社群能量。可看見戲劇如何在社區裡被重新定義，成為建構集體經驗與文化交流的方式。置於「銀髮前期族群」參與者脈絡下，這樣的經驗凸顯出幾個關鍵面向：**過程與經驗優先**：更看重即時感受，而非最終成果。對於正面臨退休轉折的人來說，此模式能降低表演壓力，並在過程中找到新的自我價值。

文本與記憶的交織：透過《Dancing at Lughnasa》的演練，參與者能將戲劇文本與個人或世代記憶連結，進而觸發跨世代的共鳴，開啟「從個人經驗到集體文化」的對話。

社群感與支持網絡：即興創作讓參與者在舞台上生成「關係的空間」，這種集體性對於可能在社會角色轉換期中感到孤立的中生代而言，格外具有支持與療癒意義。

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即興訓練要求參與者在變動中創造與回應，這種心理與行動上的靈活性，可作為面對退休後未知挑戰的一種生活隱喻。

當戲劇扎根於地方社群，它的功能超越了舞台展演，成為促進社群參與與生活連結的工具。對接近退休的中生代而言，這樣的參與是一種「預防性文化行動」：在步入高齡之前，就先透過藝術開展新的角色想像與社群歸屬，讓藝術教育更真切地回應地方社會的需求。